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十四

戊午季冬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奴氛日熾我備日弛  
謹陳遼左可慮情形以乞

聖斷以保危邊事職入冬以來抱狗馬病乞歸以  
便調理乃候

命月餘未蒙恩允遼之當事諸臣時以書揭遺職  
言遼左事因知奴酋蓄謀不測殲滅無期當  
疆場多事之秋職久卧私寓心實不安今且

強起視事諸凡遼事之可慮者不敢不以上  
聞方今撤九邊之備以充遼事竭四海之財  
以供遼餉期滅此奴以雪敗亡之耻伸我國  
家威靈耳切謂此時邊政積習必且振刷耳  
目必且更新遼左之事萬萬可無虞已孰意  
會安之失賊入也而不知賊出也而不知其  
偵探之不明猶故也不可慮乎賊來也而不  
能禦賊去也而不能追其各將之退縮猶故  
也不可慮乎賊入會安其所殺擄人數或謂

以百十餘者或謂以二百餘者或謂僅十餘  
人者或謂賊爲竊掠或謂賊爲大舉自九月  
二十五日以迄于今爲時幾兩月矣猶然查  
訪未實報聞不確不待再勘然後議罪其上  
下之蒙猶故也不可慮乎楊于渭欺隱捏報  
胡威寧附和扶同據法論罪自無可原至于  
各管鎮道俱從免議夫此各管鎮道者領朝  
廷疆場之寄有失而不問恐無以警其後當  
討賊問罪之時有失而必問又恐有以挫於

先如此情法之兩難恩威之碍用也不可慮乎驕將之橫氣難平懦將之怯心難奮且主客不相容南北不相下日思戈矛時懷罟弮究必至于有功而妬功無罪而織罪者如杜松與賀世賢幾以幕賓所構釀成大釁雖地方極爲調停而形迹至今未化不可慮乎大將之紀律不嚴士卒之騷擾且甚開鐵一帶聞有援遼之兵強占民居橫奪民食者職查訪未確姑不舉其名然虜來則民苦于虜

虜不來則民又苦於軍師期尚遠撤兵無日  
將來河東之地必成荆棘之場不又可慮乎  
諸所可慮卽不謂之有邊政可也邊政不修  
則聲靈不振聲靈不振則守必不堅而戰必  
不勝遼之爲遼不益危耶夫大兵未集賊來  
如撫順清河而我無以禦之則慮在賊大兵  
旣集賊來如近日之會安而我無以禦之則  
慮在我至于慮在我也經略入遼今旣數月  
矣是未可以改觀乎職據會安之失鎮道諸

皇通石畫 卷之十四 三  
臣不可無議按臣以戎馬倥傯用人正急用  
是深思遠慮冀及寬政職豈無心亦必不敢  
獨嚴惟是鎮道諸臣旣任疆場其身則係國  
家安危之身矣相與重加忒飭勿蹈前轍不  
然朝廷三尺豈容再假職亦不敢復爲諸臣  
徇矣更乞

皇上軫念危邊大奮

宸斷亟勅經略諸臣用肅邊務早滌奴氛勿長困  
國家財力以貽

宗社憂職等不勝翹企待

命之至奉

聖旨這所奏遼左邊情種種可慮經略任事已久  
皇圖各處援兵俱集如何又有會安之失平時備  
禦無策且事後勘報不明欺玩如此鎮道諸  
臣豈得無罪念用兵之際姑着策勵供職經  
略楊鎬着嚴督將吏設法整理亟圖捷伐務  
期勦滅以奠危疆如再踈虞同罪不宥諸將  
有退縮不前并妬功生事的着遵前

旨叅來重處援兵擾害地方的卽斬首示衆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天心難測時事多艱

仰祈

聖明亟圖修文飭武以安邊腹以鞏

皇圖事臣見向者彗星作崇廷臣修省之請章滿

公車乃邇來彗星已漸退矣臣心喜而實心

疑之喜者喜其有轉災爲祥之兆疑者疑其

倏來倏去正天心之不可知而要之喜終不



皇十 勝疑也臣今歲元旦有池魚之夢以語同官  
皇十 同官解曰詩有之衆惟魚矣兆爲豐年已而  
皇十 歲果大登適符臣夢臣不勝疑蓋念魯桓公  
三年之有年魯宣公十六年之大有年皆不  
宜有而有春秋以爲異而特書之今日彗星  
方熾遽退臣之心疑不幸類是大凡災變之  
弭於修省此有以弭之而弭也其常也災變  
之未經修省而遽弭此無所以弭之而弭也  
其變也災異之來也或仁愛之天心借焉以

示譴告不敢不懼也災變之倏來而倏去也則天心以爲不足譴告所謂遠其大憂而驟近以小喜號之奪其魄晉之益其禍楚之厚其毒尤不敢不懼也故廷臣以向日之彗星爲災而臣更以今日彗星之遽退爲災廷臣以向日之彗星爲

皇上怖而臣更以今日彗星之遽退爲

皇上怖或者曰

皇上不曾俞禮臣疏

勅百官五日青衣角帶乎星變之回不有自來乎  
臣謂不然臣考胤征之詞曰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夫合  
君臣交儆而後可以成明明又必君之先克  
謹也其臣人之常憲百官之修輔從而應和  
而後可以成明明然則修省之專重君而不  
重臣也明甚不然豈其是變也釀釁階禍獨  
關臣子而無與

聖躬耶豈其是變也修禳修救獨關臣子之青衣

角帶而無係

皇上之澡身浴德耶豈是變也從

皇上不郊不廟不朝不講怠忽荒政召致自三十年之久而懺悔于五日之暫耶臣謂今日如此星爲天變則當修德以回天卽或以此星之退爲天休愈當修德以答天願

皇上輪臺悔過責已罪躬以平時齋心禮佛之忱移而急禱于

皇天后土

二祖

八宗將從前怠荒一切懺悔而懺悔之最喫緊處  
無越修文飭武二端所謂修文者園丘方澤  
之大典雖已逾時而絃誦不可或懈於

青宮金華玉几之曠儀雖未遽舉而枚卜不可再  
遲于黃閣九列星稀當槩從填補柰何僅下  
一栢臺掌院而止兩咨鵠埃當槩沛

俞綸柰何僅下一工垣兩鹽差而止諸如此類皆  
文治之當修者而乃若文章氣運游覺衰頹

科甲鼎元更關文運邇歲以來或以窩盜遭  
譏業勘明而部尚未覆或以四科蒙訕纔疏  
辨而勘尚未行此或假或真總于風聞言事  
之常略無掛碍而速勘速覆當此日久論定  
之後愈見分明非直大體應存亦且真情欲  
覈所賴扶文運而興文治或其一端也至若  
飭武更有可言者焉遼左之後經略到邊亦  
旣數月矣柰何而再有會安之失卽

皇上于遼初意甚銳嗣後以監軍主事請則又不

皇賞報又何以解焉遼軍月費不下二十萬遼庫見貯纔勾一兩月支銷水衡之奉

旨五十萬者尚若干未發夫獨非臣子與而忍弗予也搜括一節獨鹽運河工二項奔命恐後他如宣鎮之懷隆以節省銀七萬兩抵充加派真定之鉅鹿以蕞爾小邑括得三百餘金假令海內司道盡如懷隆州縣盡如鉅鹿則三軍無憂待哺百姓無虞增賦而無柰竟成空谷之音也郡邑長以輯瑞行加派事伐庖

者得毋推諉須戶部行檄督催但不許借名  
苛索羨耗卽郡邑長呼嵩畢天官曹題留若  
而人餘當趣令速還以竟代庖之所未竟毋  
得枉道家居耽延轉餉總之加派萬非獲已  
速乃有濟耳臣考征倭徃例有犒賞軍士銀  
如張夢龍章廷柱輩先後輓輸皆出內帑故  
當時行賞出部帑者曰賞功銀而出內帑者  
則特標之曰

皇賞銀以明天子德意日昨二十萬之賞獨從戶



兵二部輸之夫二部何不聞執往例以爭也  
今省直解運尚阻梯航隆冬沍寒凍餒諸軍  
恐難用命

皇上若頰加軫恤發帑金百萬一爲接濟俾以  
投膠挾纊之感而鼓超距飲羽之風遼事庶  
尚可爲耳顧此特以遼言也同官趙興邦疏  
不云乎撤九邊之備以充遼軍竭四海之財  
以供遼餉臣謂今日九邊俱可慮而雲中爲  
最四海俱可慮而留都爲最奚以明其然也

雲中與虜僅隔一垣虜款五十年而來所恃者惟一老胡婦戀中國恩其孫素酋狡甚素有子猛克年少而悍部下多狙獍臣恐將來壞邊局者必此酋也况素與卜互爭家事卜部落纔一萬餘素可十萬一孱一強卜雖襲王號謂吾特空王者耳王賞盡歸素貢則徒使素饜腴故堅不肯貢素則謂不貢在卜我未嘗不恭順也柰何斬我六年市賞素以此率部落挾賞有日叵測之意大可寒心乃今

專爲援遼將雲中精銳悉令赴遼卽云旋借  
旋補餉且安出刻下寒冬野無青草素卽臨  
邊恐未能得志若入春乘草水之便驅久饑  
之雛蹂躪我禾黍騷我邊鄙其何以支夫上  
策宿重兵境上明示曲直使王賞歸卜餘賞  
歸素敢有梗者甲兵臨之今不能然計惟有  
確偵預防一訣貢則賞不貢則不賞如無貢  
而挾賞者卒乘在此尚可振卜之孱而阻素  
之橫然豈揮空拳策短馬所任會須戶兵二

言選石書 卷之十四  
部商確如何補兵如何補餉所謂亡羊補牢  
未爲晚耳至稽兵稽餉則有山西寧武道冊  
式具在各鎮採訪而行使餉必歸士無侵漁  
之竇孔士必歸伍無冒占之虛名在在皆兵  
人人能戰又何外侮之足慮乎此

皇上不可不熟計遼左之餘而徐計之者留都乃  
國家根本重地據臣所風聞其軍伍之虛耗  
操演之生疎人事之情窳奸雄之窺伺甚堪  
隱憂原額軍丁十四萬後減至四萬至于今

陳信抑又減矣不知軍于何銷餉于何貯卽有操  
命演竟同兒戲如水操原額船四百隻今纔六

十隻耳每年修造金錢通同乾沒祇將灰烟  
塗飾而日久不驗及至操期軍無一有但令  
漁人將漁舟隔江放銃數聲塗人耳目臣考  
高皇帝於留都貯有絕精兵器數庫今庫皆圯漏  
軍則藤盔紙甲徒手走營不知器械爲何物  
水衡歲將數萬金錢砌可緩之街道而于兵  
庫兵器絕不肯一爲捐金修繕則何也最可

異者姑蘇之太湖鎮江之孟河兩地水賊盤聚數萬以上劫殺殆無虛日其海山蛇山賊首已儼然帝服矣發縱連結握南都于股掌上近且四布流言欲于蘇松借銀江陰借兵凡江左奇人俱欲厚貲羅去此其志豈在小乃應天撫臣請疾久矣何不急賜罷另簡才望以資彈壓蘇松按臣題差久矣何不急下命敦趨赴任以遏亂萌仍一面

勅諭留都當事驅除母貽日後滋蔓難圖之患此

皇上不可不以熟計京師之餘而併計之者伏祈  
卽賜納鑒庶幾天庥可答禍亂可消若猶泄  
泄漫不經心內順且難外于何攘而國家大  
事去矣臣憂懷嫠婦言效狂夫其嘉納而施  
行之

○兵部題爲邊方夷難未平海內軍實宜覈仰祈  
聖鑒振飭舊章以保盛治事臣聞自古國家全盛  
未有忘戰而不危者矧今四方多事時值劬  
勩若復玩愒因循不豫爲不虞之戒臣竊以

爲計之左也頃者奴酋犯順罪在必誅索賦  
東征自不容已顧毳幕窮廬觀釁而思動者  
非一建酋也海氛箐瘴山澤奸宄乘間而竊  
發者又非一遼左也一隅有警猶竭海內之  
力以赴設風塵四起能不顧此而失彼乎駭  
而後圖噬臍何及臣每一籌思食寢頓忘臣  
觀國家兵制內自京營外及邊腹主客兵一  
百一十六萬有奇而民壯鄉兵諸色不與焉  
其時一地方之兵自足供一地方之用故



朝廷不惜數百萬金錢以養之良法美意犁然  
可守而今何如也按冊呼名非乏如林之衆  
而傳烽入境輒多露肘之虞無亦踈忽相仍  
責成久廢遂至有兵而不可用與無兵等耳  
臣惟兵有籍有額就原額而稽覈之則登耗  
可知也有聲有實討軍實而申儆之則緩急  
可濟也宜令省鎮諸臣各將所屬兵馬盡數  
查出要見某標某營某衛某所各原額若干  
今實在若干內堪戰征若干充襍役若干馬

匹盛甲器械各若干各該糧料若干備細造冊前開大總後列撒數仍將該管職官姓名開註各營衛項下一面先報本部及兵科收照一面嚴行該管查照簡練逃故者清補老弱者更汰器械等項俱一一整頓仍須明立規格責成訓練每季終各該兵將上之監司監司分別勤惰上之撫按年終巡撫衙門開簡明書冊類報部科查其春秋簡閱之勤惰卽爲監司將領之殿最承平無事守備常嚴

一旦有警兵不外索此亦地自爲險人自爲  
戰之筭也臣又有說焉省會邊海藩籬也畿  
輔股肱堂奧也查得嘉靖時臣部題稱畿內  
武弁單弱議行北直山東等處義勇分撥防  
守及召募隣邊軍餘間民安插教練規畫周  
詳法制甚善臣愚謂棟練丁壯宜通行于中  
外地方而拱護

神京尤莫勝于畿內八府况今將吏窳惰法紀廢  
弛較昔年兵制又不知幾何凋敝矣臣請併

勅畿內諸臣督率道將整飭前法各將選練鄉兵  
名數一體附冊報查俱載入考成而黜陟行  
焉務使收一人必獲一人之力費一餉必得  
一餉之兵庶堂奧固而神氣彰或一制變銷  
萌之一策也不然指畫餅以充饑操空拳而  
格鬪如今日遼左之事豈不悖哉唐臣陸贄  
有云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  
不得盡其力虜每越境橫行輒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征發益師無裨備禦之

功徒增供億之弊老成之獨慮也今日之龜  
鑑也可不爲寒心哉臣謹循職掌具奏伏乞  
皇上特加省覽

○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董承詔題爲遼事尚  
多可憂微臣妄持未議謹據見聞直陳情狀  
以備

採擇事臣聞之制勝者謀貴萬全慮患者亦有  
一得該臣于十月初一日祇奉

欽命遣臣齎解犒賞遼軍銀二十萬兩隨領兌畢

卽陞辭就道比馭星馳半行風雪又沿邊之  
警報時聞夙夜憂惶懼無底止以辱

明命幸仰仗

天威於次月初五日獲抵軍前交貯所有賞格事  
宜聽經略撫按與鎮道諸臣遵

旨優給具冊奏聞臣伏念奴酋匪茹狡焉啓疆我  
國家爲發數萬之師糜百億之餉至復上厯  
聖慮穆然軍士之寒苦特發多金用彰

恩賚而臣以備員承乏謬當驅使抵遼之日三

軍歡聲雷動銳氣雲蒸無不誓滅虜賊以圖  
報効者區區小醜何難一鼓殲之顧臣愚私  
憂過計切以爲尚有不可知者蓋其難有六

而

陛下試垂聽焉

一曰將多而難調夫有萬之師一帥可統克敵  
之績無忌乃成今以援遼而一時大將起自  
廢用與移諸別鎮者遂至數員毋論疾者去  
者衰耄而委靡者徒取四夷之誚即使人人

信布而十羊九牧終屬多端且其名位各不相下識略未必相符合既不專分又難一聞其中有虛憍恃氣伎懣嫉能以賀世賢黷陽小捷尚欲多方中之者此而可期以同心戮力共建犁庭之勛者乎

一曰兵具而難用兵之精者十可當百百可當千今所調援兵非不蜂屯蟻聚聲勢赫然第承平日久其在腹裏者既不知兵刃爲何物卽各鎮間有強壯而舍已芸人未必盡其精



者相予至各將所恃惟有家丁而廢棄之久  
半屬散亡多有聞命而收募者徒取充數爲  
名耳頃臣在遼見有臣郡從軍者數人號泣  
相向大率皆市販菜傭之侶妄意厚積遂從  
招集未履戎馬之場先抱死亡之痛其他寧  
無是者以此衆戰譬驅嬰兒搏虎直投而飼  
之耳雖多亦奚以爲

一曰餉久而難繼自逆酋發難以來兵食之費  
舉焦勞亦既不遺餘策矣顧一旅之師未興

言通石書 卷之十四  
百萬之儲已竭前者業期進兵而天未厭亂  
雨雪載塗方今寒威徹骨多見有凍而立斃  
者而責之策馬荷戈此必不得之數也待其  
春深水泮而泥濘中亦未便可長驅直搗臣  
且不暇慮河上諸人允無鬪志而持籌者將  
捉衿而露肘矣其究何以支之

一曰賊狡而難制奴酋素稱黠悍自計陷撫順  
之後屢肆披猖時以飄風驟雨之師縱豕突  
鷓張之毒旣拉三堡復墮清河此時遼卒被

屠援兵未集所幸社稷有靈不驅而去否者  
破竹之勢久已無遼矣近聞其志在開鐵欲  
遣婿詐降以爲內應復厚持金帛走卒于虎  
慙兔慙要之人犯而又間歸我擄掠之人傳  
致其悖慢之語危變多端萬一不虞而墮其  
術此一蹶不復振之勢也遼事尚忍言哉  
一曰地險而難攻諸虜散處沙漠不過逐水草  
而居惟此酋阻深憑險巢穴甚固頃且設柴  
柵築壕塹以爲防而我兵之乘機也越三關

踰五嶺聞其險隘之處車不得方軌馬不得  
並馳自非熟審于堅瑕虛實阨其吭而附其  
背勝負之數臣未有所定也

一曰助寡而難恃朝鮮又稱孱弱又素懾于奴  
酋之積侮今雖以萬餘兵屯之境上未必不  
觀望成敗爲進止北關兵雖精不若奴酋衆  
其勢亦不能悉舉以助我此項再各益以我  
兵二三萬壯其聲援庶彼此犄角之形堅而  
首尾可相擊而應也此六難者彼我半者也

而更有在我者其當議亦有六焉并得畢其  
愚奴之再三侵犯皆由撫順關入其最不可  
解者一經殘破輒棄不守曩時雞犬鳴吠之  
場今皆爲狐兔縱橫之窟初猶曰無兵而數  
萬之衆屯扎遼陽設早有一二重兵彈壓其  
地因以漸次收集屯堡居民酋未必輒入輒  
出如蹈無人之境又有九月一番殺戮也而  
徒責偏裨以不設備臣謂勢固不敵獨其欺  
蔽之罪真不容誅耳此修守之當議者一也

遼延袤雖二千餘里而阻山濱海可耕之土  
無幾又時見蹂躪雖有積貯僅足供遼耳今  
平地增數萬兵馬芻粟之值遂至數倍頃且  
不支之形見矣度去師期尚遠縱金錢輸輓  
不絕而能使天雨鬼輸乎謂宜水則于山東  
登萊陸則于永平山海諸處令其應起解者  
盡具本色以待接濟寧先事而儲不涸之倉  
毋臨時而掘旣竭之井庶幾有備無患乎此  
儲糈之當議者二也遼軍額雖十萬近止八

萬有餘散處二千餘里各營最多者馬步不  
過千餘其逃亡者什之二老穉者十之五稍  
稍強壯者不過什之三四耳近復挑選從征  
而各營益稱單弱又半疲于奔走倘沿邊諸  
虜有窺虛而蠢動者臣恐在在俱瑕遼之患  
不獨一奴酋也此防禦之當議者三也各邊  
惟遼最衝而餉獨遼爲薄自廣寧正兵營家  
丁頭目人馬得加至八九錢餘雖稍有差等  
大約一軍一馬所食不滿六錢故別鎮步軍

有多至一兩五錢馬皆七錢八錢仍有貼夏  
月草料者頃又以調援而給安家行糧之費  
遼卽不能概爲增厚其從征者旣以土着不  
給安家或亦當于行月糧之額量爲優處庶  
使觖望消而有奮心可責其士飽馬騰之效  
乎此餉額之當議者四也遼處關外無冠蓋  
絡繹之擾平時轉輪奔走所用以負載者每  
驛不過車五六輛多至數輛止耳軍興以來  
輪蹄相錯日夜不時少休而猶官不足而借



之民今則民以役苦逃亡併在官者亦賠賤而待盡矣臣每至一驛輒見追呼多有典衣冠而應付者不虞皮盡而毛無附乎謂宜每輛量增脚價俟事平而後汰之所謂窮則通斯其時也此驛遞之當念者五也令甲陣亡者優其家三十金夫非所以慰死忠鼓生氣耶聞前之役于遼者至今未得沾恤毋論此倘悲慘情實可矜而使從來之功令不信于疆場臣恐將來僂力于原者從此生解體之

心雖有瓊林大盈誰爲我扞蔽藩籬者乎此  
優恤之當議者六也已上數者總之人所皆  
知皆言而臣以奔走之役採諸道途與得之  
聽睹旣實見其情形義不敢爲隱默故直據  
其一得之愚臚列如此伏望

皇上念全遼之安危關係神京之利害嚴飭將士  
同謀協力務期萬全後進一舉成功併祈

勅下臣議有可一二採者及今爲安固疆圉收拾  
人心之計庶遼事尚可維持寧使異日者臣

說不驗而受妄言之誅所甘心也仰惟

聖明裁擇焉

○經略楊鎬題爲日月易邁兵馬難齊懇乞

嚴旨急催以濟征討事爲照奴酋以四月發職鎬  
以五月出關維時兵馬援遼者僅薊保山東  
諸營在焉職是以有急調應猝兵將之疏於  
是兵部止調宣大山陝共二萬自六月始至  
十一月中旬始盡出關而甘固三千尚在寧  
遠廣寧一帶其浙兵于四月間爲兵部所先

言通石書 卷之十四 三十三  
調者雖已戒途而猶未抵近關川兵於七月  
間爲兵部所續調者又若迢遞而絕無音耗  
總計衆寡不敵制勝猶非萬全兵部是以復  
有後調邊兵之疏初謂年前猶可舉事而值  
嚴冬大雪地利不便似非進征之時且前後  
徵調僅有其半亦無必勝之勢不得不俟之  
明歲之初矣然時光如織奄忽臘盡使所調  
之兵或延遲觀望歲前而猶有不至卽已至  
之兵或尪羸疲弱充數而猶有不堪者不有

必懲之法終是虛文相誑未免妨悞進征查  
得先調遼兵僅有馬林所統來宣大人馬係  
一一親自挑選則以宣府巡撫彼時猶未到  
任馬林故得于該鎮總兵劉孔胤破面爭執  
尚得其十之七八而如張萬邦所領山西之  
兵趙夢麟所領延綏之兵則十無三四之強  
者問之則曰司道各爲地方鎮協見任把持  
與兵卽兵與馬卽馬吾儕閑廢之人其敢啓  
口乎噫是未必督撫司道無急公之義則以

金通石畫 卷之十四 三十三  
間廢武弁但以得兵爲幸而無志于建功立業者一任其賣放遷就漫不加之意耳職謂今日所調之兵俱應以見任謀勇之官親自挑選彼中司道鎮協不得恃勢把持其有疲弱充數及年內不到遼陽者聽兵部查照前後

明旨從重議處庶有警懲然當此迫切時非再得嚴旨下部馬上急催則恐仍前玩愒以迨春深冰泮河水流澌草木蒙茸人馬疾疫師老財殫

其于天時地利人事俱不便終亦何濟于征  
討哉職謹會同總督薊遼汪可受巡撫周永  
春巡按陳王庭具題伏乞

勅下兵部嚴催各處精銳兵馬撥見任將官統領  
星夜兼程務于年裏齊到庶征討有濟矣

○順天巡撫劉曰梧題爲重地不可踈防大將不  
可數易懇乞

聖明信

明旨以重封疆以汰冗濫事臣等在薊而與遼隣

遼之紛也薊往爲援虜或犯也薊自爲守居  
平無事尚且分中東西二協以戒備虜矧今  
奴酋多方構虜以牽我窺伺以乘我自夏月  
到今夷情疊報在案奸細屢擒在獄臣不敢  
一一塘報以示倉皇使虜酋輕我爲彼震耳  
然薊實非無事之日也近據馬蘭路稟報夷  
酋伯彥台吉聚集達子二千餘騎隨帶盔甲  
往東會合蟒斤兒王燒餅共湊四千要于十  
一月犯搶山海東西地方又據松棚路稟報



夷酋伯日暈大會合抽扣兒共聚精兵千餘  
騎要在桃界二口入犯又據馬蘭路稟報蟒  
斤兒等共湊三千餘騎要犯桃林界嶺一帶  
地方又據太平路稟報西虜伯彥呵哈傳調  
精兵二千餘騎要于十一月半前後在桃林  
口等處報仇中協警報如是而東協則更急  
矣據鎮守山海總兵柴國柱今報朶顏衛大  
小頭兒傳諭不許打圍用心餒馬等河凍了  
聽候調兵一萬餘騎約在十一月內犯搶劉

家口河路口白羊谷白草窪一帶地方又連  
據永平兵備劉澤深及各路稟報相同據此  
則山海關留一老將以鎮東偏衛門庭可已  
乎可數易乎乃我所以固圉者猶兒嘻而建  
置大將猶呼小兒也半年來路將藺登瀛罷  
而設總兵杜松矣松未煖席以調援去屬廢  
弁王文鼎攝其事矣留一柴國柱甫得

旨而文鼎統士馬以援行矣國柱席又未煖即報  
傳遼東巡撫周永春疏更欲調之廣寧矣又

山海疊障萬重其可闌入臺空墻塌其可搗  
虛大將軍果皆朝受事夕運諸掌乎將意士  
情果能一日而臂指隨屬惟吾意乎頃督臣  
汪可受回鎮與臣曰近乃知山海一望曠野  
險不足恃宜宿重兵今旣無重兵而但留一  
將臣憂未歇也頃西協兵將與酋滿旦相持  
臣檄道將不得與寸絲斗粟以示吾弱而生  
戎心講折之報相續于路脫一旦馬蘭松棚  
太平諸路闌入犬羊逆吾隸之顏行西協必

不能舍其信地而東馳則誰望乎薊不幸有事而出塗之師轉運不絕之餉能整暇如今日乎安薊止以紓遼防薊乃能安薊不必荷擔薊任者憂之恒人解之矣而意留一疾痊無兵之老將又不可得旦奉留

旨而夕欲去之也國柱甫下車藉迓弁之脏清隱占之伍臣方以振勵期之不謂不能一日安也臣伏自惟急公之誼唇齒之援臣業已殫士民力竭狗馬心以行遼矣今夷情疊至亦

未嘗希尺寸之刃升斗之糧十百士馬于遼  
獨計留一大將于關則奴酋不敢疑我虛得  
戰將爲倡則偏裨不敢愛其死得一任事不  
憚勞怨之臣則夙蠹清而士氣奮且國柱起  
家所携從健兒悉赴援兵其弟亦復接領援  
兵繼遣出關矣國家從來不乏征討然未有  
用大將至于八人者况遼兵數萬十羊奚取  
九牧何獨不可留一將于關以維內地而廣  
寧去山海五百里而遙萬一近虜乘釁如前

書通考卷之十四  
所謀報將薊東可以不守耶永春之言曰遼  
安則山海自安又曰河西一帶無虞而山海  
以內有盤石之安矣夫臣所憂危正恐山海  
以內不能安行永春之策則薊可入遼之統  
馭卽無所用臣臣身贅也移國柱于遼以安  
關內而臣不能知臣識闇也闇固當罷贅亦  
當罷伏乞

皇上卽賜罷斥至于山海關應否該防半年四易  
無將應否再易

新旨應否屢更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以奠邦畿毋以臣輕并輕鎖  
鑰而褻

絲綸庶國體邊防兩有維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關帥原藉援遼藩籬不  
宜太分謹因薊撫之疏再一申明以求共保  
封疆事職接邸報見順天撫臣劉曰梧一疏  
重地不可踈防大將不可數易職讀之一過  
不甚駭異有是哉老成人舉動固如斯乎職

言公事也曰梧所爭亦公事也同爲封疆同  
爲

朝廷相反乃以相成旣相左不嫌相正而輒不  
勝憤激至云薊可竟入遼之統馭而欲以冗  
濫自罷噫是何言也遼之仰藉於薊薊之往  
而援遼洵如曰梧之言第不思薊之健卒遴  
而入于遼也薊之器甲輓而入於遼也爲私  
於遼乎抑爲

皇上分東顧之憂乎如爲私于遼則當如富室之



於貧兒捐一錢之惠不勝德色曰梧施已倦矣如爲

皇上分東顧之憂則當惟力是視爾我藩籬應須剖破卽不然亦當與督臣樞臣從長商議如職之議爲長便從職之言如曰梧之議爲長仍從曰梧之言有何嫌疑有何芥蒂何必憤憤然輒以意氣從事也且按關二臣之爲薊門慮不可謂不周矣在按臣王象恒已題撥京軍於古北喜峰出防矣在關臣潘汝禎又

題挑京營一千五百防守一片石等四處矣  
出關之始與督臣商議再四而後具疏非孟  
浪爲此舉也而何曰梧督過之深耶如曰廣  
寧去山海五百里而遙萬一西虜乘釁難以  
策應則職疏不云李光榮仍回前屯衛乎據  
光榮對職云西副將

勅書原帶防薊倘薊有警報光榮詎能坐視而已  
乎職疏請移柴國柱廣寧仍令李光榮回前  
屯蓋爲光榮在前屯七年彈壓久著不便更

易職亦非孟浪移國柱五百里之遙也大抵  
國柱所慮者無兵耳職不知此時薊鎮督撫  
曾否照部議各發標兵一千名令本官統領  
防援否如已有兵彼原以援遼爲名遼東有  
事彼必應援在山海猶在遼也職與曰梧之  
意有何刺謬如無兵馬統領而虛擁坐鎮之  
名是曰梧爲山海計則周爲國柱計則踈矣  
封疆之臣各爲封疆職與曰梧何尤但念薊  
遼輔車相倚不宜太分藩籬耳至若遼東虜

報紛遯亦有可言者本月十六日據管義州  
叅將事李懷忠稟稱有哈喇兄弟四個帶領  
達子五六百馱帶盔甲上邊明說打圍得便  
犯搶又有虎憨兔憨傳各營達子大小頭兒  
將好馬餒著不許騎聽調有犯搶消息十七  
日據杏山備禦祝世昌稟有拱兔營差夷小  
郎中蟒官大等報稱有哈喇侵打喇明暗蟒  
斤兒十個頭兒帶領達子一千餘騎要在這  
月盡犯搶錦州二十一日據署慶云堡遊擊

何懋官報稱有卜兒亥下次男蟒各大營通  
夷額思庫等報說有巴嶺瓜兒兔會合黃把  
兔等各營大小頭兒達子上了馬五日到廣  
寧沙嶺海州要犯遼瀋等處地方你們裏邊  
十分防他又審來夷密說因得革兒帶有四  
十名達子駱駝二十隻馬一百匹往奴兒哈  
赤家去了二十日多又據管東路協守副總  
兵事麻巖援遼總兵馬林各稟報相同本日  
又據山海管叅將事遊擊吳自勉稟據尖哨

張臣稟稱役在董忽力營內密探有本營夷人羊羔兒前往頭目阿吉不賴營內探親回來說有東虜頭目李喇台吉差達子會合朶顏衛頭目共聚精兵達子二千餘騎馱戴盔甲於本月初八日祭旗十五日上馬定要在十一月二十前後犯槍遼東寧遠東西地方二十四日又據鎮靜堡守備劉世勳稟據虎憨兔憨差兀榜什送夷稟一紙內云今奴兒哈赤侵害天朝吾當竭力報恩奴兒哈赤有

勅書納貢天朝當則截住天朝內征吾則外合可  
將奴兒哈赤

勅書減半與吾後可和平

勅書全與吾吾乃一國之主來春新賞預支與吾  
順則兩從儻不從難以禦之等語二十八日  
又據尖哨倪安稟稱役在賴暈互營內探得  
本酋下夷人密說有東虜頭目又哈賴差夷  
孩子等三騎於十一月十三日到營會合聚  
兵一日又酋下達子前去與奴兒哈赤助兵

各夷稱說我們是朶顏衛達子祖輩俱食

朝廷大賞不肯前去止有頭目蟒斤兒傳令附  
近達子共聚二千餘騎馱戴盔甲于十一月  
十八日祭旗十九日上馬要在本年十二月  
初一日前後犯搶遼東寧前東西地方各稟  
報到職職據各報夷情紛然蠢動無非因大  
兵盡東乘隙生變除一面嚴行各道督令各  
該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及相機堵剿外  
職所更慮者虎憨兔憨有受奴重賄結連入



犯之情故假以助兵要挾又抄花巴領二十  
營俱要比照虎酋進馬事例紛紛挾賞萬一  
大勦進兵之時東西諸虜乘機入犯遼之爲  
遼未可知也職受事未及一月百孔千瘡補  
救甚難卽如遼東買草之事職日夜區畫安  
輯軍民恐生內變猶妄意直隸山東協濟昨  
已移咨戶部欲將地畝加派銀徑解遼東而  
該部漠然不應又移咨曰梧及山東撫臣欲  
將地畝銀買運草束接濟遼東而曰梧又介

然有大分藩籬之意職何望焉再照職原請  
督餉大臣委係萬分緊急乞卽允用仍

勅戶部將加派地畝銀星速咨催各省將見銀那  
解遼東以濟急需庶

明旨以信而封疆可保職卽開罪於各省撫臣及  
藩臣所不恤矣職謹因申明前疏併及之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封疆多事綱  
繆宜周乞

勅各邊大臣捐成心持定力以保國家治安事竊

照遼東撫臣周永春河西兵力單微西虜乘  
機蠢動一疏蓋議山海關新留總兵柴國柱  
欲移鎮廣寧訓練續調西兵以彈壓西虜者  
也又照順天撫臣劉曰梧重地不可疎防大  
將不可數易一疏蓋極言山海之必不可無  
總兵而柴國柱必不可移廣寧也在永春謂  
遼爲山海門戶固危遼正所以固山海在曰  
梧謂薊爲遼之出塗安薊鎮以紓遼防薊乃  
能安薊兩臣之說不可謂非疆場至計然以

職愚衡之遼之急甚于薊移廣寧而練續調  
之兵則兵得將用將得兵用兵將得援遼之  
用似于緩急有濟名實兩得如徒留一無兵  
之老將使鎮山海假若山海有急柴國柱能  
以空拳擊乎其于遼薊均無益焉可知也卽  
如曰梧所云留一大將於關則奴虜不敢疑  
我虛得戰將爲倡則褊裨不敢愛其死得一  
任事不憚勞怨之臣則夙蠹清而士氣奮國  
柱誠無藉於兵馬而自爲薊鎮重則薊鎮誠

不可一日無國柱者永春之策於是乎未必  
行矣卽行永春之策或另爲永春擇可用之  
人以備永春之用亦必不爲廣寧而奪國柱  
致虛山海以孤薊鎮也何至云行永春之策  
則薊遂入遼之統馭耶又何至云以順天撫  
臣謂無用遂謂爲贅爲閹必當議罷以汰冗  
濫耶曰梧爲地方之心誠切而其氣則不覺  
過張矣至督臣汪可受旣曰柴國柱留駐山  
海無一兵統領徒爲虛設又曰山海關與遼

爲隣非與虜爲隣遼安則山海自安當其會  
咨留國柱時事關邊計何不往返商確議定  
而後行直待周永春至關顧乃爲此語乎今  
兩撫臣持議不同各有專責也可受則總督  
薊遼薊遼皆其主持國柱之或移廣寧或留  
山海督臣可無說而處于此哉近聞經略楊  
鎬時抱憂讒畏譏之心每懷掣肘撓權之慮  
自奴酋發難起楊鎬於山間

賜劔專征闡以外則經略事也不又曰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乎則其權誰得而撓之肘誰得而掣之若爲其所撓所掣便可以覘經略已方今興問罪之師疆場之事任亦良艱故廷臣相戒小小得失切不可繩以文法曾未有輕及彈射者况經略領疆場之重寄關國家之安危篤之忠貞有死無二者義也柰何慮及于譏讒一慮譏讒則畏首畏尾所餘幾何乃敢望作三軍之氣而伸撻伐之威乎伏乞皇上勅諭邊臣開誠布公虚心平氣期于內安外

纂要石畫  
卷之十四  
三十六  
攘永保太平之治則疆場幸甚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王廷題爲狡夷窺伺益  
深內地防閑宜豫伏乞

亟下考選諸臣以肅城禁以固根本事臣奉

命按遼其于軍丁強弱邊備修弛固臣職之所當  
計也至其蔽垣之形勢綢繆之訐謨亦臣慮  
之所當悉也臣入遼日屢見狡奴時遣奸細  
多方窺覘臣自寧前以至開鐵緝過奸細十  
數餘起訊稱奴酋拘繫妻小止遣隻身前往



山海等處地方或扮僧道沿途募化摹寫一帶邊關險易或冒軍士潛住城堡偵探援遼兵馬多寡臣俱行重錮聽經略誓師之辰轅門梟示矣此猶就遼中捕獲者言也聞奸細闖入內地是在見告故在山海聞有張小小等五名之獲在燕河聞有把兔之獲在界嶺口聞有稍戶好山之獲且有虜乘馬闖入永平東門巡軍盤詰而生擒者頃聞狡奴多賫貨賄結連虎慙夷虜潛通踪跡益詭蓄謀益

深倘內地不防禦何以樹四方根本城禁不  
森嚴何以杜狡夷窺伺安攘計疎奸宄叢生  
伏機隱禍將有不可知者矣臣候命之日伏  
覩皇城四門有巡視科道之差都門五城有  
巡視道臣之差應以新任科道爲之今有考  
選科道李若珪孫之益等候命日久事在未  
膺伏乞

皇上檢發考選原疏俾諸臣得荷殊恩槩賜允用  
委之以巡視禁城之任責之以盤詰稽查之

勞將見羣策畢效衆力畢舉不惟諸臣各殫  
葵藿之忠其于杜漸防危安內攘外胥得之  
矣

○遼東經略楊鎬題爲關夷報效

朝廷剿尅奴酋一寨謹題知以慰

聖朝東顧事本月初六日據開鐵路原任總兵馬  
林稟據鎮北守堡周大祥飛報本月初二日  
申時分據北關夷酋金台失差部夷戶失卜  
到堡報說有本酋男得兒革台吉帶兵剿尅

奴酋寨回得獲夷漢人丁共四百零七名斬  
獲首級八十四顆盔甲一百餘副其牛羊等  
畜無數等因到職職謹會同總督汪可受巡  
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爲照奴酋之釁起于  
北關奴酋每日以爲口實卽關夷亦自知之  
顧關夷勢不足以抗奴酋又見奴酋數數陷  
我城堡氣焰日張惟恐中國終不足以制其  
死命而益自深其禍故兩端觀望初無決意  
內向夾攻奴酋之心自遣備禦劉源清入營

宣諭鑽刀盟誓之後卽承順夾攻奴酋矣而  
問其實在之兵及其進兵之路與其鄉導之  
人皆左右支吾不以實對近且有傳奴酋預  
向北關買路戰不勝而遁入西虜者亦何知  
非我族類者不有叵心而與之曠然一意以  
圖奴酋乎顧西山之夷以金台失爲主金台  
失又惟婦人之言是聽其婦人則指揮王世  
忠之姑而王世忠則我所卯翼之有年者五  
月間督臣汪可受曾有諭帖令王世忠入北

關而該道執留不遣九月按臣陳王庭巡歷  
開原王世忠始受計而入北關北關因各以  
其子來面叩按臣聽宣諭領賞賚鼓舞而去  
頃值虎憨兎憨使到正安堡以助剿奴酋全  
領

勅書爲言固不過乘機要挾之意職鎬因而復遣  
王世忠執令旗入北關佯以監兵爲名而密  
告其姑曰中國征剿奴酋本爲北關北關日  
以空口應承何足憑信今虎憨兎憨且旦夕

來剿夷領

勅受賞矣汝能自存乎於是金台失聞之始動色  
相顧急欲先勦奴酋一寨以自見而值餉司  
郎中潘宗顏署道事北去令中軍顧大訓宣  
言於北關曰今挾帶千有餘金以俟憇虜之  
來剿夷者汝北關能蚤立功則賞爲汝北關  
之賞矣乃北關不安於西虜之窺審其封畛  
猶之乎奴酋之睥睨其卧榻也而又貪嗜我  
千金之利遂忽然衝風冒雪而剿殺奴酋之

一寨也雖非破陣攻城執訊獲醜有削平奴  
賊之成效然自此與奴酋讐愈不可解交愈  
不可合勢且不得不爲我用因是而宣告慙  
虜可以杜其要挾因是而傳示朝鮮可以作  
其果毅又因是而策勵我軍可以起其懦氣  
奮其雄心豈非平奴酋之端倪乎蓋職鎬嘗  
與部道有言曰奴酋物力何如中國彼且能  
以賄結西虜爲之用朝廷以二十萬金犒賞  
將士吾輩汶汶然屑越用之不能成底一事



乎今此一寨之剿是乃千金貿之也故知

皇上前發犒賞之日已操制勝之要茲聞北關不復二心亦可慰睠焉東顧之懷矣爲此具題

○浙江道御史江日彩題爲觸目危形已著及時  
皇上桑土宜綢敬陳切要急務懇乞

聖明轉念早圖以備三年之艾以維萬年之曆事  
皇上頒曆于今享四十七年太平

天子矣超前過

祖萬載無疆凡茲臣庶誰不忻忭雖然職滋懼焉

言通石畫 卷之十四 四  
時萬數懼有極福懼有盈當其未極未盈雖有小  
天子警不勝洪休惟當至極至盈之時遂不無日  
星土中月滿之懼故向者播之役寧夏之亂東倭  
之變不足憂也今日奴酋告逆乃在

皇上四十七年太平之時又况妖異頻來變故疊  
至天鳴地震龍鬪木拔陰霾揚塞外之沙城  
流濠腥赤之水烈焰屢熾于彤宮太陽摩盪  
于黑餅邇者長庚復掃中天矣職未知奴局  
何時結也即奴局幸結意外之憂尤未歇也

觀此情形可無早計職欲露肺肝先寒毫髮  
謹據膚見列陳要有四焉夫國家酋鼎燕京  
三面隣虜乃九邊合虜之兵未嘗少也儻有  
精練于額內自不必借調于額外邇來伍空  
成套餉冒難核卽如遼東額軍共九萬四千  
有奇撫順所沒張承胤所陣亡不過五六十  
也此外尚有八萬有奇乃奴氛一熾遼遂無  
兵紛紛議募議餉此八萬兵何在也旣無八  
萬兵而八萬餉何用也舉一遼而各邊可知

舉各邊而京營又可知且各鎮搗巢堵截時  
有敗沒未必卽補就此實核亦多餘餉夫不  
精練于額以內望調于額以外且平時旣侵  
額兵之餉有急又安得額餉之兵似此故套  
相仍何時得振職謂除京營聽巡視科道核  
練外宜分遣風力科臣數員巡行各邊查核  
有兵不如額如額而不練者大將而下分別  
法處昔藩鎮兵強故雖有涇陽之數入援其  
調遣非難今日何處有重兵可朝核夕至也

尚悠悠乎則科臣核兵之遣宜行也京師東  
西二倉雖曰瞻軍其實軍空缺頂買票冒支  
合京人民皆仰給灌輸焉相因多年待哺萬  
家萬一有倣則京城所隸二十萬軍必且按  
藉核實倉儲所贍二十萬軍之餉不能顆粒  
虛冒凡此環城累累仰給者旣無可冒之糧  
又無天雨之粟在外雜糧黍麥又復斷絕非  
藉京倉散輸人心不生內變乎近日改折數  
多儲積甚少而復割運五百于山海爲救遼

書通考卷之十四  
四三  
一時急着職謂歲運之額漕斷不可分餘粒于邊外今幸歲豐粟餘戶部宜處置二三十萬銀收買在外麥豆雜糧或往東南產米之處多糴廣運至京爲有備無患之計其外郡災傷如山東甚者不得一槩議折則京儲之積宜圖也天下大勢淮揚常鎮當南北之中而居其腹向有大盜出入太湖劫掠人財近聞羣盜潛踪孟河不復行劫又聞有大力者傳食其間夫合羣爲一勢必大不劫而潛志

不小當此奴酋蠢動西北震驚時儻東南湖  
海盜寇復乘機猖發揭竿叫號國家事不大  
可虞乎乃撫臣久已杜門按臣久推不下地  
方彈壓乏官人情危疑之甚值茲計期府縣  
正官又俱入覲憂方大也謂宜速推新撫速  
下按臣令星馳到任解散盜黨庶幾形未成  
而可弭癰不潰而內消則蘇松撫按之推宜  
急也向者科臣臺臣查議登萊天津海運皆  
爲遼也

國家轉漕東南盈盈衣帶水耳方今河決不常  
萬一水涸運乾又萬一有橫行者如孟湖大  
盜據淮揚臨德而扼其吭西北之腹枵矣聞  
浙江海船雖遠可至松江太倉有沙船淮安  
有鷗船嘗至山東寧海買米離山海關不遠  
宜令南京近海州縣有糧米者着缺軍缺船  
衛所原僱前船歲運四五萬石待熟其路逕  
以爲非常之備夫海運爲

祖宗已棄之策而職言之者每見有國盛時運



道未嘗不通迨至多故未嘗不梗今觀天下  
之勢恐亦脊脊多事矣則海運之議不獨遼  
也若夫

黃扉重地當茲艱危之際何可不下救時之相臣  
咨守候六載僅職四五人後先沐俞實愧糠  
粃在前更嗟人情久鬱東遼兵餉俱集改觀  
無色職深言之恐邊臣藉爲卸肩之地欲不  
言之國家安危所係恐孤賜劔洪恩之三者  
尤

廟廊最急着而當急圖也今日朝氛已靖人情  
 猶岐喜事挑釁之徒雖各抱頭而去捲土思  
 動之輩尚且潛伏于莽所望正人君子撒嫌  
 去疑和衷共濟尤望九列大老搜精奮神着  
 力仔肩蓋今日如撐大舟狂風巨浪之中必  
 有一副肯任心腸尤有一副擔當力量不然  
 宮府既隔閼不通大臣復悠游不任七品言  
 路小臣僅能言之而已其何以弘濟艱難乎

籌遼碩畫卷之十四終

籌遼碩畫卷之十五

己未孟春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陝西巡按王元雅題歲序聿新時事猶艱懇乞  
聖明維新圖治以收人心以回太和事臣惟於赫  
彼蒼照鑒下土從古人主之喘息呼吸未有  
不與天通者而從古聖帝明王亦未有不克  
謹天戒者三代有道之長所以于今爲烈也  
自天變不足畏之說倡于宋之王安石卒貽  
靖康之禍善敗可見于前矣我

皇上敬天勤民四十七禩于茲重熙累洽之運可不謂千載一時哉夫何邇年以來災異頻仍物怪人妖見于邸報所傳者日新月異而尤可驚惕者在于太白彗星之爲妖占者曰主于鄭主于楚臣以爲此星家分野之說而非春秋書災異之旨也春秋遇災則書不言所辨何方所應何事亦在在無可戲豫而已臣請譬之天下之勢猶人一身調攝以時一中于陰陽之患有發于頭面者有發于腹心者

有發于四肢者所發則分矣要之保攝之時  
止惟是制欲養形以培元氣之一道固不必  
預卜其所發之在四肢而可泄泄于腹心預  
卜其所發之在頭面而可屑越于四肢卽令  
所發果有可預擬乎乃人身血氣周流時刻  
無滯有如一節受病則百節不和由此以談  
災異之應不獨在楚與鄭也奴酋猖獗出沒  
叵測俄而遁跡巢穴按甲休馬安知不漂忽  
而來若風雨乎遼河以西諸虜雖半就款然

安知不默通狡酋而佯愚我以不備北關雖  
與奴酋不共之仇然彼豈與我守死無二者  
李永芳世受國恩猶且爲叛臣賊子敢遽以  
忠貞效死責之犬羊則觀望以爲左右亦北  
關之所私蓄而未可料者也朝鮮王耽詩賦  
而緩武備且其民俗慳吝未必俛首供億師  
次江上以待徵發亦阻于義之無所逃耳能  
必其協謀悉力報我所以驅日本而存王京  
者哉清撫旣去遼關已缺外藩旦夕輓輓所

不可知誰謂天變不中于遼援遼之兵縱今  
四集而張撻伐之氣倉卒之間或未能便搗  
虜巢虜不得志于遼沿海一帶北自登萊南  
抵江左時時防搖櫓之計在在切震鄰之恐  
則山東淮揚吳浙之間未得安枕如此則太  
白彗星之變不可謂無與于山東淮揚吳浙  
也推而至于各邊疆腹裏或增兵或抽餉或  
苦于驛路之煩騷或激于奉行之未善無論  
款關之輩窺我虛實觀釁思逞且獸窮則喙

民窮則逸恐赤眉黃巾將斬木揭竿起于草澤之中天下事始難爲矣伏乞

廟堂之上勵精御朝諮詢邊務下枚卜補言官賞有功而黜無功罰有罪而釋無罪此修省之實我

皇上所以轉災爲祥迂太和之運而衍萬年之瑞者端在于斯也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目擊時事多艱議舉安邊實政以圖長治事臣惟國家基置九大鎮



各設重兵宿將以內獲

陵京外鞏疆徼二百餘年來戰守市款隨機宜用  
始非不犁然足恃而日玩月愒漸成廢墜將  
驕卒惰力耗備弛歲例之灌輸日增虜情之  
變動益棘非大爲整頓安望固吾圉而功收  
攘奠哉臣無能進改弦之說妄冀更張唯是  
事爲核實庶蓄艾謀深而綢繆勢固于邊事  
時艱未必無小補矣謹臚列十款爲  
皇上陳之以備採擇焉

一議戰功古云上兵伐謀豈非不戰而屈人兵  
之謂武哉設外夷內訌臨陣斬獲堂堂正正  
摧鋒陷堅固宜績著旂常勳銘世賞而徼功  
嗜殺者豈遂無之若能先事曲防自可止戈  
不試臣謂今後邊方功次不必專論斬級果  
其控馭得宜制勝有術虜塵不驚四郊敕寧  
者督撫鎮道諸臣雖無血戰之勞並與大捷  
同賞不必以無定河邊之骨而博一將成功  
之名則綱繆桑土之計豫而貪功啓釁之弊

銷矣伏候

聖裁

一議城守兵法云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石  
城千仞湯池百里皆不足恃所恃者法守明  
而效死決耳臣謂有專城之責者喋血剖腸  
必與城相爲存亡有信地之責者決膺奮脰  
必與地相爲生死庶幾先自衛而後可以攻  
人近如遼左大安失守遂及三堡又三堡失  
守遂及清河退縮成風法紀全廢國家守備

不設失陷城寨之律其謂之何自今宜嚴飭  
功令犯則必誅庶不至爲撫順清河之續耳  
伏候

聖裁

一議款貢國家羈縻戎虜設立款貢一節蓋攝  
犬羊以仰我鼻息姑紓吾力而修其備耳若  
虜挾鴟張之勢我弛獮豕之防則晉宋之所  
謂和耳非款也臣謂各邊貢市務要主持堅  
定戎索內操若虜盟可固不妨投骨以息其

爭設虜勢漸衰必先扼吭以乘其弊庶緩之  
可以示威急之可以見德恃此以款款乃可  
堅借款治兵兵乃可恃苟不其然臣懼邊事  
之日廢而虜氣之日驕也伏候

### 聖裁

一議策應臣謂九鎮雖各有信地合之皆國家  
藩籬也設旁鎮有警憚于纓冠鄰國爲壑各  
分畛域如屬者清河被圍援將袖手急公大  
義其謂之何臣每見諸虜入犯往往煽聚勾

連借兵他種各鎮務須彼此同仇相爲犄角  
但有助逆旁侵卽爲搗虛牽制將近虜不敢  
離巢而隣封可以無震如或一方告急又首  
尾相成毋坐隳唇齒之防而自撤聲援之勢  
此九邊聯絡至計而制變銷萌或無出于此  
也伏候

聖裁

一議偵探古者用兵獨先間諜蓋以知彼知已  
非此不可卽如虜欲內侵勢難猝至瞭馬晒

肉之情形傳箭誓刀之舉動常在旬日之前  
必非風雨之驟各邊設置夜不收諸役厚餼  
而豐賞之慮專在此近如撫順清河之虜  
入不知虜去不覺不意彼中將士如贖如贖  
以至此極豈不辱疆場而令四夷之竊笑乎  
設平日能續懷死士恩結降夷虜勢夷情豈  
難預伺當不待羽飛烽至然後倉皇設備此  
又戰守一喫緊議也伏候

聖裁

一禁科尅士卒執干戈以衛社稷沐雨眠霜役亦良苦而所賴以餬口者惟此數斗之糧乃貪黷將吏往往以兵爲家攫攘公行甘爲怨府甚爲賊私捆載僅議奪官彈墨未乾尋復視事寬縱若此邊疆何賴焉臣謂考功懲貪之法武弁何獨不嚴今後凡遇賸削自封貪婪有跡者官不特揭報輕則斥革重則誅鋤雖有他功不准自贖務使窮邊戍卒苦楚少甦昔鄧都公廉有威而匈奴不敢近塞此非



止恤士亦所以雄邊也伏候

聖裁

一禁占役臣恭查會典凡各處鎮守總兵官跟  
隨軍伴二十四名協守二十名遊擊分守十  
八名守備以下俱各有差額外多占及賣放  
者問如律法至嚴矣近來鎮路將有占至數  
百名少亦不下百名如延鎮遊擊高從龍之  
類不可縷指金錢虛費徒充幕府之囊尺籍  
空名誰爲敵愾之用誠邊鎮一大蠹也臣謂

自今總鎮而下以及偏裨除應隨各役外一  
清理如額如兵馬若干查係何處營操額餉  
若干查係何兵支領務期隱占清而行伍實  
不得仍前虛冒以捍禁網是亦各邊足兵第  
一議也伏候

聖裁

一禁蒙蔽天下之患莫大于相蒙而軍機尤甚  
掩敗則諱重以爲輕徼功則張小以爲大上  
下相詒視若故然如近日楊于渭之事雖藁

首斧鉞寧足償其欺罔之罪哉今後督撫按  
道諸臣嚴督諸將凡係軍情塘報務要據事  
直書果中無隱蔽則寧寬小失以圖後功儻  
事涉朦朧卽情或可原必從重典庶功罪不  
相淆而緩急得預備不然軍前勝負而列闔  
不知况

廟堂之上哉伏候

聖裁

一禁交通國家有私通外夷之禁其防甚嚴而

法久人玩胡越一家甚至貪虜重賄以城輸  
之如遼左李永芳者奸闖勾引法紀蕩然此  
豈可容于清平之世哉臣請各邊關隘嚴立  
譏防但有私通邊外之情卽按交結境外之  
律無論軍民立時懸首其該管員役一併嚴  
懲至于講事夷使每與行戶潛通當預爲曲  
突之謀勿自貽燎原之禍此又今日之所當  
亟講者伏候

聖裁

一禁漏泄經云機事不密則害成況軍中情形  
安危攸繫一有泄漏禍敗踵至故昔有甲士  
林立而音不徹舍夜度崑崙而叅佐未知者  
若鋒鏑未交于原野而事機先露于聽聞部  
署甫定于帷中而虛實輒傳于境外此兵家  
之大戒也我

成祖常勅諭何福戒其漏泄軍數夫兵馬之數且  
不輕以示人况又重于此者耶昔李如松機  
洩搗巢卒之喪師隕首此非其炯鑒哉目今

等通石畫  
卷之十五  
內無旁撓外有專制潛機密運尤望于師貞  
諸臣也伏候

聖裁以上諸款皆籌邊諸臣之所能言臣何敢拾  
其唾餘亦皆在邊諸臣之所優爲臣何敢肆  
其贅語獨以杞人之慮竭其區區者伏冀

聖明俯賜省覽

天語申飭令臣部與邊鎮諸臣一一舉行務求實  
效則卑訾淺近之餘論或少裨衣袵桑土之  
半籌若徒應之以虛文而等之爲蔓說則臣

言亦塵飯塗羹豈有當憂邊慮患之涓末哉  
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

○太僕寺寺丞趙琦美題爲感激時艱敬陳膚議  
以佐邊籌以足國用以固邦本以攘外侮事  
職于閏四月間以奴酋竊發調兌罔馬至山  
海關比時職具有未議以爲可不朝食而殄  
滅此虜故未敢呶呶上陳乃今歷三時而職  
復調兌援遼遊兵之馬于通州則奴賊尚未

有滅期國威尚在未伸也况星變地震屢屢示異職祖父以來世受國恩不于此時陳之君父之前則事君有隱非所以爲人臣矣故雖以兵凶戰危爲仁人所隱書生談兵壯夫所嗤有不暇避隱避嗤者謹畫五條爲

陛下陳之臣聞固國之道必修內治而後可以外攘故先之以內治師徒未舉餼糧隨之故次之以理財軍食旣足而後可以舉衆故次之以外攘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故次之以戰守



士卒調習車馬堅壯故次之以士馬謹列于  
後以備採擇

一議內治者夫內謐以外寧也外攘以內衛也  
內不謐則斥糜外不寧則蝟蠹蝟蠹損皮毛  
蠹去而皮毛完矣斥糜則潰爛而不可收拾  
也今日奴夷之訐所謂蝟蠹哉京城之內有  
禦人國門白晝肆劫其名把棍每城各有數  
把每把多者百五六十人少亦不下六七人  
一把中有小把頭數人數人中推一人最黠

者爲大把頭每月一會人持錢五十文聚之  
大把頭所一人有事大把頭持錢以打點餘  
則羽翼焉期必勝而後已平居每思風颺有  
事則難柔之矣然此輩皆壯武忘生磔黠機  
利之夫也不置之法足以亂悉置之法激以  
變莫若稽其爲首者捷者機巧者藉之使入  
行伍配以征奴厚廩餼之皆爲健兵豈不消  
京師隱憂乎又山人游客假文借詩干謁顯  
貴覘探是非妖蠱雌黃掠縉紳辭色陰陽之

押闔之其身而肥其家其智足爲縱橫能足  
備鳴吠拔其尤而官使之散與金錢舌銛者  
游說智慮者決策勇力者驅兵用此豈不勝  
裸股肱角射御之悍夫乎別有閑的兒等志  
弱者什四五而強悍者什六七職三十七年  
賀正來京僞傳虜警一時九門皆閉親聞閑  
的等人喜曰糠子來大家槍之語不逞之心  
雄于有日此不調停任其雄行都市一旦有  
警靖康汴城之禍可鑑也莫若五城乘此寒

言通石畫 卷之十五 十三  
涿之時亦以給衣給食之明文藉其精壯者  
編之入伍老弱者設法遞歸或餽之亦足消  
不逞之雄心也京師三大營兵

祖宗舊制原更番守邊所以習戰事也今借名侵  
糧者多行伍日虛錢穀日耗顧莫若選其精  
銳者萬人使守近京之邊三月一更卽以新  
調征遼之兵暫補調去之衆校閱三月竟而  
還之留其強勇調之征奴三月竟而京營之  
軍萬人又出前戍放還如此幾年更番守戍

則營軍有出戍之事而影射冒糧者自可絕  
迹矣法司五城園扉之人絕有竒能之士暫  
爲寬假之令使效于征奴幸而勝功足以償  
罪不幸而鋒鏑之亦足消隱憂于園土士司  
亦可寬顧慮于囹圄也九門早閉晏啓此非  
示強也祇自示虛弱爲奴笑耳與其嚴啓閉  
不若慎盤詰入者查出者稽則姦人不得而  
混出入也稽查何如在嚴保甲之令申路引  
舊規而九門可不禁夜矣輦轂之下竊劫時

發禁城之中往往殺人巡邏不嚴夜行之禁也修往年夜犯之令羣盜可消出入禁門必驗腰牌則何有盜殺之患于大都之中乎此御之于城內之治也京城東有通灣西有鞏華二城皆有戍矣西北有諸山隘足可憑固獨東北一面空虛職常承乏祭馬神于東壩出東直門二十餘里爲鄭村壩昔

成祖大戰之地也舊有土城一區爲牧馬之所今廢爲敗堞久矣誠修其雉堞調三大營軍萬

人以戍足爲京城犄角之勢控此一方足撐  
東北半壁之天復于京城四面豫搜其高陵  
林叢之地可以伏藏者先知之儻一日而有  
事則足以伏匿而扼賊之吭也以此自固是  
爲內強枝幹消竭蠹壯元神何疥癬奴酋之  
足慮哉伏惟

聖裁

一議理財者夫禦捍安攘師之綦重舉衆卽戎  
貨之綦要故粒米餼糧不儲不軍膏梁秣苴

不積不軍衣甲器用不備不軍劔矛弓矢不利不軍酒漿醪醴不具不軍賓客往來遣謀行間而惜金錢之費者不軍出納惟吝握算爲嚴而計功估值者不軍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然則軍固可使無錢而輕舉乎理財之道所宜講矣夫理財非曰開事例也事例開而賣一官一人入貲一人思取倍償千百人入貲千百人思取倍償所從入者少所損民者多故事例非理財也非曰徵



宿逋也宿逋徵敲骨瀝髓富民財竭貧民力  
殫壯散老填易子而咬其骨訣妻而飲其淚  
財貨未加多民心已先去矣故徵宿逋非理  
財也非曰榷關稅也關稅榷商避途物踴貴  
使工有積貨農有積粟買遷不化日中市虛  
故榷稅非理財也善理財者因勢利導因地  
取資不加賦不病民而國用不匱矣六曹皆  
可以法取也吏曹取之何如選人之考行頭  
一考不中便就賤吏賤吏人所不甘也有不

甘者入金再考卽三卽四五考焉皆得至再  
至三四五而入貲積一選可得數千金矣飛  
過海其已仕未仕方仕者歷年累積豈止數  
千人據牘細查已仕而休罷者方仕而在任  
者未仕而候選者各追其行頭之例銀限以  
三月過期不完繩之以律金錢入無可算也  
戶曹清算節省鹽法茶禁是矣禮曹清曹也  
何利可興僧道度牒可講今京師遊食僧道  
蓋以數萬計查其度牒無者卽勒其如例而

納否則壯者藉之爲兵弱者逋之歸俗亦可  
消隱憂而耗粒食矣行之天下其利豈止數  
百萬而已耶兵曹罔政之宜嚴也倒失之納  
價當究籽粒之歷年當查刑曹紙贖是矣工  
曹錢鈔宜講也開墾宜求也齊之所以霸鎔  
山而已秦之所以王墾畝而已彼區區一隅  
內供

宗廟百官宮室服食外應諸侯聘問朝覲會同修  
守戰具一隅而足豈兩金煉汞之異耶開財

之源而已開財莫若錢幣兼行也錢之行無  
如母子便而省造大錢一當銀五錢者一當  
一錢者一當一分者如是而行可以省銅值  
省工價源源滾滾爲不竭之府今惟兩京鑄  
造則造有限地銅價炭價皆不易舉職聞川  
廣雲貴銅炭價甚賤朝廷誠命部臣十餘員  
卽其地而鼓鑄一騎可負數千以度陸一船  
可載億萬以濟水水陸轉輸不一時載而達  
之京師矣遵化鐵冶

祖宗因唐遼金元置廠每歲出生鐵四十八萬六  
千斤熟鐵二十萬八千斤鋼鐵一萬二千斤  
該用官銀幾七千兩命工部郎中一員專董  
之武備所資鋼鐵取之裕如有誌書可稽不  
知廢自何年若復此廠或以鐵鑄錢以二當  
一其事省其費少且地近取效甚速皮幣所  
以補金錢之不足自古行之卽今之鈔法也  
鈔之不行非鈔不可行也上不用而欲行之  
下也若納官而官受之則必行矣鹽茶之引

可行則錢鈔之法必通而不滯竊見遠方小  
官行無貲以赴任江西南糧長解糧而缺補  
一憑一批便足質數十金此無他謂憑批必  
官司之急耳用鈔而許以納官當錢糧十分  
輸三則鈔必行矣兩者皆在上人意向耳東  
南轉粟數千里嚼艦風火盜耗旱乾水溢皆  
爲可虞北方之地荒者十之八九一意開荒  
自能足食近水者稻居陸者粟以至棗粟之  
利皆可充用誠意行之食自可足古之牧民

必兼勸農朝廷專重其事命重臣四出以董  
之田野荒蕪土地不闢雖循良如龔黃必罰  
如是斗粟三錢行可見矣又何必開例徵逋  
權商爲哉足食足兵而民信之親君死長四  
夷可撻何至以蕞爾一奴酋爲慮乎伏惟

聖裁

一議外攘者職聞靖國安民聖王不能銷鋒而  
治定亂弭兇岐周嘗興遏莒之師故兵者聖  
世之所不諱况今建夷跳梁可無外禦之術

哉世之談兵者豈不曰兵多也將勇也器械  
利也糧草富也是謂象兵而非貞師也夫古  
之善言兵者不出孫武子書十三篇始之以  
計而終之以用間其間作戰等篇所經綸而  
佐助之譬則五行土以承金木水火五德信  
以決仁義禮智而元亨利必以貞爲幹故土  
薄而四象不生信漓而四德不備貞失而元  
不能長善亨不能加會利不能和義間缺而  
計不可行謀不可施敵形而我不知敵閒而



我莫乘敵進而我莫捍敵退而我莫尾敵行  
于無形無影動九天行九地我悵悵乎終夜  
無燭備前則缺後備後則缺前上下四旁無  
之虛故遣大將興大旅不如用一間也惟  
牛飽士日費千金不如用一間也故秦不吝  
數萬以間郭開漢主不惜金錢以間楚今兵  
調矣將遣矣衣甲器械火資糧糗非不完具  
重臣宿將非不專任而起廢也乃今日失撫  
順明日失撫安又明日失清河會安矣豈真

奴酋之能之勇而我之昧且怯哉不明于間  
而已武之言曰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闡  
者舍人索知敵人之來間我者故漢王謂馮  
敬雖賢不能當灌嬰栢直口尚乳臭故能滅  
魏是皆因間以知也使昧昧焉與楚鬪捷不  
幾虜者幾希今不曰間而曰天時曰陣法曰  
火器蓋孤虛旺相作氣之術也坐作進退用  
衆之法也烟火砲石長兵之利也不有甲子  
敗而甲子興者乎天時烏可尚乎徒能讀書

不知兵變故井田兵甲一敗于王莽再敗于  
安石豈非法不可泥歟夫兵有長短刀劔短  
兵也戈戟短兵之長也弓弩長兵也銃砲長  
兵之短也皆殺人之利器也然所以殺人者  
我也非兵也今不講火人而曰火器是行火  
不必有因矣豈器真能自運以刺人而殺之  
耶故曰火器不若論火人也且以火佐攻必  
首藉風風之運火寧必藉藥哉乾禾燥木火  
也燄有焚原燎野之勢寧至輕耗火財乎多

用火兵談兵不尚火器謂之不知兵可也且  
奴非真善用兵者也善用兵者疾風暴雨不  
可遏止今奴兵用幾閱月而未敢長驅是拙  
兵也非力兵也兵拙奴可擄而擊之也奴可  
擄而肆無忌者我不能也我懈而弛奴戒而  
銳以懈當戒以弛當銳驅羣羊以鬪虎鮮克  
濟矣莫如分新起諸將限之以把使保一方  
奴有所犯或全師爲拒或出銳師以佐或斷  
其後或襲其國或衝其防或伏而待或衷其

堅使顧左不能顧右而顧後不能顧前惑其  
心志亂其耳目越境入國奴常爲客而勞保  
疆守界我常爲主而逸又不愛重貨而離其  
交而伐其謀奴且自固不暇矣卽不北關之  
扼其後奴且解辯稽顙之不暇矣又何狡焉  
啓疆以憑陵諸夏乎伏惟

聖裁

一議戰守者夫戰取以固守也守取以預戰也  
守不固法弛而氣不作戰不疾氣索而備不

密是故雁門之固寧非戰哉淝水之捷寧非  
一守哉無椎牛飽士以作氣則林胡襜褕不滅  
聖德無風霍草兵以威虜則江東典午不延是故  
戰守合而形強戰守分而勢弱秦之戰以霸  
宋之守以亡今遼以積救之國累敗之餘敗  
軍之氣沒世不復一旦欲驅而戰是孤豚咋  
虎也豈有濟哉故雖征師調將取草積糧亦  
負雪填壑而已懷水沃紅爐也師克濟耶惟  
于戰守間定計則幾矣夫所謂守者必集諸

師于撫順撫安清河破敗之地列爲三營擇  
極驚極堅極忍極勇極謀者居中營當敵之  
衝極協心極幹國極忘形骸極知緩急者列  
左右樞以接應無事出其兵以撓虜有警因  
分地以堅守有率然之勢無隔膜之形復立  
一軍爲游騎以應援又別列一軍埋伏以要  
虜更以一軍襲虜之巢三管列而勢成游兵  
具而猝應伏藏備而賊不敢蹈發機剿襲舉  
而虜知却顧六師齊奮以戰則克以守則固

橫行虜中可矣所謂戰者堅其壁清其野高  
 其城深其池樓櫓完具礮石在架火器充物  
 弓弩利具東作則耕以備儲農隙則獵以習  
 藝習藝所以習殺習勇習征也慮未至而吾  
 兵吾農虜苟犯而吾民吾兵然又必審諸將  
 之性之情之勇之怯之謀之莽善戰善守善  
 誘敵善綏衆剛者不可與剛者同處怯者不  
 可與怯者同儕貪與仁並用成墨智與詐同  
 處成詭勇與怒而共事釀憤平居不可共事



疆場豈取同功哉在主將識其性調其情則  
忌心忘伎心釋如臂使指不見齟齬惟見相  
惜相憐而成捍禦之勢矣又虜以馬勝我馬  
弗及虜馬也虜不能步我步最勝虜騎也上  
砍人胸下砍馬足步之長技我用所長虜屈  
所短虜以弓矢勝我以火器勝弓矢短而火  
器長用長剋短弓矢弗及火器矣虜恃勇我  
恃謀虜恃同欲我恃和衷師克在和和則一  
心同則一利見利忘義同之爲病見難捐生

和之爲貴而又使智使勇使貪使詐使愚使  
過惟其賢不惟其方真不必借才異代湯武  
之伊呂卽夏商之遺材也用不用焉耳用得  
諸將皆興王之侶用不得悉亾國之俘耳宋  
以水將劉師勇而陸用陸將張世傑而水用  
不盡其才之故也南北兼濟智勇齊驅使之  
不伎不求則何用不臧哉至于大車可以任  
載而爲營壘武剛可以衝鋒而拒虜馬險地  
可以用火絕地可以斷餉山林可以伏匿平

原可以接戰生生化化變幻須臾非成法可  
拘非執一可擬變而通之三軍司命國家之  
安危也伏乞

聖裁

一議士馬者竊聞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克威惟  
馬則士與騎在善馭在調習在隱惜又在適  
用練習而後士與馬調將與士安故可以與  
之生與之死而不畏危輕犯難也迺若驅市  
井而戰拉野馬而乘鮮不蹶上將卒予敵矣

人皆曰調兵征奴矣兌馬徂征矣不知殺人  
非易事也不見夫割雞而手軟者殺已委地  
雞猶走也不慣屠血已塗地豕猶突也非雞  
豕之屠割難乃庖厨之膽不習手不閑耳况  
虜非狐豚伏雌甲冑以當羽翮弓矢刀鎗以  
當爪距可以不習之庖而求善刀之大用乎  
顧莫若以新調至之兵朝廷使風力重臣親  
爲校閱或老弱或疾病或幼小悉爲汰去則  
可無耗糜金錢之患又留京師校練三月然

後往戰卒靡不精而堅靡不破矣校練惟何  
爲金錢令射中而爭利或爲蒐獮以爭前禽  
或去鋒刃布裹堊土以驗勇怯是爲真練將  
必時士卒之饑寒知士卒之勞苦匪徒家丁  
厚撫衆卒異視也一視而皆家丁矣行糧必  
宜加厚異賞必宜常行敗羣者戮劫奪者誅  
淫狠者殺賞前罰後何往而人心不奮不懼  
以如是之兵征不庭軒黃所以擒蚩尤也且  
下哀痛之詔爲哭師之舉瘞撫順撫安清河

之白骨文王掩骼埋胔何非親上死長之人  
億萬衆惟一心乎冀北多馬黃金臺下豈無  
駿骨一則曰罔馬不堪戰一則曰管馬羸且  
踣蒿目之慮誠非虛言夫馬誠駑疲哉罔馬  
寄養民間民奉馬如奉親故馬無不肥腴謂  
馬不堪戰是謂驕子不堪用也顧馬肥而堪  
馳乎試觀肥人之馳也喘汗不任奔騰馬于  
平壤一舍且噓噓氣盡津津汗流况騁足于  
山險窮日于百里馬敝必矣此遼人昇以罔

馬未適也三營之馬貧軍日餉以糟粕日驅而負載馬雖瘠然勦力亦見露矣若善養之則馬臆復長以勦力之騎苟得善養乘以衝鋒一一皆良馬也今日試選三營馬之壯強者三千發之馬戶寄養又買馬三千以補營馬循環而轉馬皆受羈絡而任勞卽虜騎弗能加矣况乎馬戶一領寄養之馬必數年而兌去是一馬有數年之累民不得休息今寄養營馬不過三月是以三月之勤苦而易數

年之安暇營軍亦無倒失之患豈不利馬利  
民利軍利國利征伐乎以練卒乘練馬載馳  
載騁賀蘭且平况彈丸之建州耶伏惟

聖裁上列五款或少裨于安攘以佐滅奴一籌是  
亦犬馬報主之心也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時當改歲捷伐將行敬  
攄一得之愚仰佐萬全之畫乞賜代題以備  
採擇事據職方司員外郎王元雅呈稱竊照  
奴酋犯順天討難稽積餉徵兵已有次第聞



外奮于襄之烈軍中懷吞虜之心歲序更新  
出征伊邇計飲至獻俘可計日俟矣第師行  
貴慎當未然而爲不必然之防

廟算宜周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敬輸愚  
見臚列六款有以備帷幄之咨詢輒自忘其  
命不芻蕘之淺陋儻無刺謬乞賜代題等因到部  
臣看得遼左自有事以來中外拮据料理已  
幾十月兵餉旣集征勦屆期計彼中當事諸  
臣凡以秣馬厲兵議戰議守已無不先期祗

飭惟是謀不嫌于集思事有當爲改瑟據該  
司所議誠于東事有裨旣經具呈前來相應  
代題合候

命下臣部移咨經略督撫及轉行巡按衙門一體  
遵奉施行

一曰嚴責成方今春融凍解非我勦奴奴必乘  
我剿則如何分路夾攻後先擒擊乘則如何  
畫地拒守犄角應援謂宜分派旣定明白具  
奏使諸將無規避推諉之路而後有挺身赴

敵之心有功者賞不逾時不必如北關之報  
而請命于朝廷有罪者立斬以殉不必如楊  
于渭之欺隱而更煩于推勘夫是之謂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庶幾責成專而人心肅乎  
其杜松賀世賢國之虎臣奴之勅敵既有水  
火之形難作臂指之使相應遠派信地使不  
在互援之例不惟兩全其身而且可以並收  
其用矣伏候

聖裁

一曰別功罪自古未有賞罰不明而能使三軍  
用命功成闔外者故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  
之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遼自撫順陷沒  
之後士氣消沮人無鬪志賀世賢獨以偏師  
出塞斬虜首一百五十餘級李如栢憤激而  
起撫順之役復斬虜首七十餘級二將者豈  
非出萬死一生之計所當遂加優賚以勵人  
心者哉至于麻承恩援遼數年七城連陷不  
但不得其援之用並不得其援之跡今以行

勘未報功罪在半明半暗之間人心有不痛  
不癢之象此而欲誓師鞠旅滅賊除兇盖必  
不得之數也今且

勅下邊臣速爲勘結使人曉然知進有殊榮退有  
顯罰而後其精神奮鬪志堅于征勦未必無  
小補矣伏候

聖裁

一曰戒欺蔽夫隱匿軍情以致失機者斬律例  
甚重乃諸將或甘心冒之豈非狃邊方故習

欲避失事之罪而彌縫僥倖乎不知疎失于疆圉寧謐之時其罪重疎失于四郊多壘之日其罪輕蓋兵家之事勝敗其常師異成功不諱小衄今後宜申飭諸將出征者一意攻剿留守者嚴加防禦卽有疎虞不妨從實申報卽行奏聞酌量輕重明開一面之網准立功自贖若有仍前隱匿情弊卽失事甚輕必加誅戮使疎虞者尚有可生之路而欺蔽者必無免死之條然後人心震聳邊報分明矣

伏候

聖裁

一曰簡精銳制敵在謀而不在衆選兵貴精而  
不貴多乃遼之兵除舊額九萬外調集南北  
以及召募計一十一萬似多矣而南兵脆弱  
道路喧傳嘖嘖有口此所謂驅市人而戰示  
弱糜餉正多反爲累者也語曰勝敗之徵精  
神先見今日之遼事所患不在兵馬之不多  
而在士氣之不振宜

勅經略會同監軍御史及鎮道諸臣將南北調到  
援兵選其精銳堪戰者分屬各將統馭得人  
士氣自倍其脆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斥回庶  
遼左免糜餉之費而各鎮省募補之煩亦何  
至損中國之威聲取外夷之竊笑哉伏候

聖裁

一曰督芻餉傳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  
爨師不宿飽今遼左以彈丸之地芻糧之所  
出能有幾何且值新陳不接撻伐方張兵馬



則日調而日多芻糧則日用而日少若不亟  
爲措辦必至坐困不支目今芻秣不繼聞開  
鐵一帶至劉葛秣飼馬安望其從駕騰驤以  
爲追奔逐北之用乎登萊雖議開海運而民  
間以征倭受累尚在躊躇山海雖可以召商  
而近又以餉部陞遷無人謀畫究至于順天  
加派輸草運遼誠爲便計是皆宜

勅下戶部卽行新餉司星夜料理免致貽悞軍機  
者也伏候

聖裁

一曰覈戰具蓋聞中國長技火器爲先曠野列營戰車是賴遼人浪言搏戰向以用火器爲無勇用戰車爲迂闊而不知禦夷滅虜我之所恃全在于此近雖經督臣打造數百轉運關東然不知果否足用應否續造所宜蚤爲措辦不可使軍前稱乏也至于新募遼兵三萬人自昨歲五月以來已食新餉而盔甲器械馬匹向若未備緩急何恃不幾于有兵之

名而無兵之實乎語曰一暮之師十年之蓄  
是在當事諸臣嚴爲稽核務使其一切戰具  
人人皆備真足以禦侮折衝而後召募爲不  
虛耳伏候

聖裁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添註照磨董啓祥題  
爲恭陳征剿緊要事機以彰天討以收全勝  
事項自奴酋叛逆遼左軍興我

皇上採納廷臣之議調兵轉餉決策剿奴大張槌

善述碑畫 卷之十五 三三  
伐欽奉

宸斷至仁至武蔑以加矣惟是大兵旣集于遼鎮  
師期已迫于目前微臣尚有緊要事機關繫  
征剿大計者不得不恭獻

御覽以祈採擇施行共計有九事焉

一曰急推提督大將一員星火赴遼統率諸將  
殺賊蓋提督大將者諸將之綱領也今援遼  
總兵雖有多員而品秩並崇各不相下必得  
提督一員以統之然後人心懾服各思用命

以奉揚

天威易易耳經略憲臣係文官也惟幄運籌指授  
方略則文臣經略之事至于躬擐甲冑提刀  
上馬入陣鏖戰是武將之事也今設經略而  
不設提督豈欲以文官而行武將之事乎此  
勢所必格者也且出境勦夷戰場距經略駐  
處道路遙遠雖有號令鞭長不及馬腹非提  
督親統各將于陣上脫有退縮者逗遛者逃  
陣者誰能目擊其真情而劔誅之乎惟有提

督臨陣如各將轉戰不力者輕則箭貫其耳  
重則劒割其耳甚重則立梟其首號令陣上  
則誰不用命自奮哉此征剿切要之急着萬  
萬不容緩者也

二曰急築撫順清河被剋二城以昭恢復以固  
遼心蓋撫清二城實遼陽之藩籬也藩籬宜  
固不宜撤自奴酋襲陷後竟棄不築致形于  
兵部郎中董承詔疏中是遼陽東南一帶藩  
籬久撤矣安所恃而存遼乎今奉命征剿是

犁奴之庭而疆理其地以除兇雪恥乃

天朝自有之城池尚不恢復尺寸又奚言剿耶  
說者或慮役大費多是大不然古之行師逢  
山開路遇水造橋皆深入敵地呼吸成之今  
二城原隸漢土旋失旋築奚俟再計宜于援  
遼總兵中選委二員各領兵萬人分屯于撫  
順清河舊址外結營帳若出師之狀內以數  
千人晝夜并力版鍤並舉度二里之城不過  
五七日而城成矣城成而兵可屯民可棲矣

城成而進可戰退可守矣城成而藩籬仍固  
遼人無潰志矣此何等緊要而不亟圖之也  
三曰急定進剿各將信地分明以核功實以一  
視聽職按奴酋地形我天兵從撫順剝刀山  
出口趨奴寨一百九十里爲一路從清河鴉  
鶻關出口趨奴寨一百五十里爲一路此二  
路者征剿之師所必由者也此外尚有北關  
一路抄出奴寨西北可以搗其右脅尚有朝  
鮮一路抄出奴寨正東可以搗其左脅兼此



二路大約須四五路進兵法宜先期密定信地如西路以某將統兵若干殺入如中路以某將統兵若干殺入諸路皆然派定之後各將自然抖擻精神密運謀勇或某處險隘作何攻打或某部堅厚作何衝突各路直抵奴巢合圍砍入俘斬布捷所謂信地明而責將精也不然混賴混圖誤事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四曰急結各路應援老營以防不虞以壯軍膽

蓋大兵進剿銳于求賊多不顧後人情類然而獨不思古人常設三伏以待敵乎謂須每路大兵發後隨委驍將用步騎驅戰車百餘輛或三四百輛馱載糗糧火器火藥以尾其後驅火車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結陣以待名曰老營仍多用哨馬絡繹偵探相機應援路路皆然此必勝之師也不可亟講也

五曰急用精習火器將官以宣神威以摧狂氛蓋中國戰士慣用者弓矢劍戟已矣而弓矢

劔戟奴技所長弗足恃也獨有火噐一種素  
號神噐最巨者直衝三四十里靡不碎爛次  
巨者直衝七八里或十里靡不碎爛最小者  
貫胸洞骨透數十層靡不碎爛彼奴醜卽獰  
猙乎而要亦血肉之軀也有不知飛灰揚塵  
者哉此猶以兩陣交戰時言也至于奴寨堅  
峻堞柵層疊尤非火噐不能飛空十餘里而  
碎其樓櫓貫其窟穴然精此技者世亦乏人  
惟團營爲將帥淵藪是在一蒐羅而已宜速

言通石畫 卷之十五 三十一  
選赴遼爲軍中之急資也

六曰急檄金台失一枝騎兵隨天兵進剿西路  
急檄白羊骨一枝騎兵隨天兵進剿東路蓋  
聞北關不欲漢官督陣而欲獨成一軍此斷  
不可許何也虜性不常戎心叵測旣云願助  
天朝剿夷而不願漢官督軍此等之心將誰欺  
乎儻墮其術爲害匪輕彼不隨天兵則必不  
受漢索急招之而能必其前乎驟麾之而能  
保其必動乎咆哮搶奪則有餘觀望躲閃則

有餘似助陣不助陣似用命不用命皆漢劍之所不能威也有一于此反足以掣我軍之肘而驚我軍之心必須檄其分兵兩枝隨我進剿則或克本路前鋒或克本路兩翼或爲鄉導或爲細作俱無不可者至于朝鮮兵馬素聞懦怯尤須漢將主之而漢將亦不必遠求也鎮江不現有喬一琦在乎檄一琦以本管人馬帥朝鮮兵進搗奴寨直順風之呼耳不然竊恐朝鮮兵亦塵飯塗羹而已非所以

握用夷攻夷而實不專倚于夷之要訣也不可不密也

七曰急監招降歸漢人口旗幟及納款贖罪榜文以弘宣

皇上浩蕩之恩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以破散羣醜保聚之心而不能自堅

八曰急遣間諜布滿夷地如檄叛將李永芳佟養性等暗取奴酋首級贖罪如檄故南關猛骨哱羅故灰扒等部落遺種革把庫韋都打

金等及速兒哈赤遺子安敏太任等內應取  
奴酋首級獻功如檄中國被擄人等久困夷  
地不能歸漢者內應取奴酋首級及擒縛奴  
酋妻妾子女親屬歹尚阿東方中那等獻功  
如懸封爵重賞募購奴酋首級不拘漢人夷  
人虜人同此賞格凡此皆用間之屬也奴酋  
素性猜疑殘酷一聞

天朝此等號令必于骨肉妻孥盡疑爲刺客姦  
人而平日親信酋黨個個自危屠戮情窮變

起匈奴授首真可立待矣

九曰急檄進剿將士但能砍破夷地大小巢寨不拘內中所積米粟貨物金銀之類悉以先賞并抵應支口糧實數如得夷金千兩卽省新餉千金得夷金萬兩卽省新餉萬金得金愈廣省餉愈多法曰因糧于敵也此九者皆征剿緊要之事機也職奉

俞旨赴遼職在遼言遼在征剿言征剿職之職分固宜爾也亦竊附于泰山微塵滄海細流之



義耳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酌議施行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征剿有期目前需餉甚急懇乞

聖明嚴諭各省直入覲正官作速回任徵解加派及摻括銀兩以佐軍興以張撻伐事竊照奴酋肆逆以來朝夕嘔膽焦思惟是遼餉之爲汲汲而無奈太倉之如掃外解之愆期何也爾時初議三百萬之數多方措處請內帑借

南北部寺借巡青衙門纔得二百三十萬尚  
七十萬難遽取盈不得已而有前後摻括諸  
疏如各省直無碍庫銀衙役工食開納事例  
京邊拖欠漕折缺官及南太僕寺後湖河道  
借那等款非一而足總之集龜毛以成氈削  
針末以爲鐵務求糧足士飽以早紓

皇上東顧之憂而已詐意遼局未結需餉不貲又  
不得已而始權宜加派此則採之新撫輿論  
之同征倭征播之例揆時度勢計誠不得不

出于此者通計各省直田畝每畝起派三釐五毫而又酌量輕重之準哀多寡之平共計銀二百萬三十一兩四錢三分八釐四毫一絲伏讀

明旨有云各司府官將見在庫貯銀兩依限那解隨派徵抵補又云事寧卽爲停止仰見

皇上萬不獲已與萬不容已之情而臣部至此伎倆已殫心亦良苦矣業經咨行各省直去後迄今已四閱月只河南解到有加派銀五萬

兩零山東解五萬兩零北直隸三萬兩零而  
已餘各省直全無解到且非獨此也所有欽  
奉搜括各款實以遼事孔棘逢人詢問到處  
尋求而爲是補苴之計乃亦槩多推諉觀望  
有解者有不解者有解而未肯盡解者嗟嗟  
此孰非國家事也而畛域分之而空文視之  
耶臣備聞援遼兵馬日費糧料草豆多至一  
萬兩少亦不下八千兩催討移檄急如星火  
今惟有罔寺原借未發銀十萬兩已題差本

部主事張三傑領解矣工部未發三十萬則  
彼處差官韓元吉候催領解矣太倉雖有各  
處零星解到銀兩然陸續給發見存不踰三  
十萬則又已題差主事林肇開領解十萬及  
新餉司郎中單崇順解二十萬而隨已空竭  
矣出者有如流之消而不得不出入者爲望  
梅之待而不能遽入點金無術捉襟露肘而  
欲汲西江之水以捄燃眉寧有及乎方今川  
貴諸路兵齊集出關金白二酋踊躍助順將

士生敵愾之心奴酋有垂亾之勢指日征剿  
經略督撫諸臣自有妙畫定算而師行糧從  
輸運無缺則臣部事也臣每對入覲各正官  
告以軍興緊急作速交解而正官尚未回任  
署印率多支吾伏乞趣此計事方竣衣冠尚  
集之候亟下

明旨諭令各省直司府州縣等官或有順帶解到  
加派及摻括各項銀兩即便赴部交納轉給  
遼餉其未曾解到受限該正印官照依水程

日期作速回任先將見在貯庫別項銀兩撮  
那起解隨卽徵補如枉道過家抵任違限該  
撫按衙門查覈水程叅處間有陞轉留用缺  
懸未補及補而未赴任者署印官亦宜遵照  
加派及撥括前項額軍需其太僕寺未發十  
萬工部未發三十萬亟乞

皇上嚴令部寺速差官張三傑及遼陽委官韓元  
吉星夜解赴庶糧餉接續撻伐用張而遼事  
可速濟矣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懇請多餉以濟危邊事  
准經略楊鎬咨據署新餉司事按察司經歷  
左之似呈稱接潘餉司交代冊開十二月終  
止查明實存遼陽庫銀七萬四百兩今查援  
遼兵馬及本鎮新兵礦兵標兵見在遼瀋寬  
奠開鐵等處駐防糧料銀并各將官廩給公  
費月支不下十五餘萬兩又加各將官部下  
召募家丁有該補給安家補討布花銀兩雖  
有新到南部銀八萬兩尚不敷正月之用二



月錢糧缺乏無措正擬呈詳間適准戶部咨  
發工部銀十萬兩十二月二十七日委官傅  
良弼等領運徑至遼陽又發太僕寺銀十萬  
兩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題差本部張主事領  
解止到山海關交割預差的當官接解又聞  
寧前一帶空野難行選委勇健軍丁押護等  
因到職合無呈乞作速差官接運并撥軍丁  
護送前來接濟等因到本部院據此看得遼  
瀋開鐵兵馬四集月餉安家時刻難緩庫貯

無幾委不敷用今既有部發銀二十萬金僅  
可以揀目前之需亟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院  
煩爲查照咨文內事理希卽轉行分巡道選  
差的當官員前赴山海關接領張主事銀十  
萬兩解官傳良弼銀十萬兩亦差人沿途推  
運仍各多撥軍丁押護速至遼陽交收進征  
期迫立等濟用施行等因又准經略咨先爲  
奴酋發難徵調兵馬雲集塞下每以兵食爲  
計惟恐糧草不敷本部院抵遼以來酌量兵

馬以八萬爲率進征以三月爲期合用行糧  
豆草檄行守巡海蓋開原四道及新餉司從  
長計議守巡海蓋共備六萬人馬三月之需  
開原止備二萬人馬三月之需動支新餉及  
部發米價銀兩各照議定前項米豆草束之  
數九月起起時召買去後凡巡海二道所買  
者旋收旋運徑赴遼陽交卸遼陽轉發瀋陽  
接濟開原所買者止存開鐵備用經今數月  
未據完報漫無稽考本部院移檄移書不啻

十數次今據該道查報各已未完數目總計  
完者未半分巡海蓋猶未及十分之一而分  
守道尚稱三萬一千餘兩未經發買無論續  
調西兵卽進征八萬之師將何處給時值春  
融冰雪漸消師期日迫此何時也萬難延緩  
除一面按數嚴行各道勒限分投催比外備  
咨前來希卽一體嚴行催併庶糧草早完進  
剿有賴而盪平可期矣等因本月二十三日  
又據開原道兵備僉事潘宗顏呈爲召買本

色事職前往還鐵嶺一路居民百十爲羣或三五十爲夥無論五六十起紛紛遮告泣稱草豆尋買不出地方所產已盡兼稱春種俱絕見今各民糊口無粒哀號撒價等情職睹之不勝心酸神悸亦泣諭諸民軍國大事萬不得已之情諸民惟有前後遮號心頭撞地而已職查得開原一線東西止五六十里三堡殘破之後用至今委實將盡職先爲之添價以慰其意嚴比以催其完禁官弁之侵索

以戢其奉公法止矣至今而法無所施矣再  
迫之則民有驅而逃耳西走愍東走奴耳計  
今未完豆尚三萬四千石不敷草尚七十五  
萬束主客官兵見其尋買之甚難喂馬艱苦  
日費銀五六分不能飽一馬或買草不得而  
街頭大號相率南逃日報數次地方之物價  
人情卽此可知職有何術能爲之家挽而人  
留哉萬不獲已止有各軍量加糧料以償其  
苦輒止召買銀以安民心儻上臺准加軍糈

尤可那給折色至本色不足惟有望臺慈會  
同計處廣于措置或于遼海兩路早爲移運  
庶不致臨時坐悞也等因呈詳到職職惟師  
行以糧爲急遼左自軍興以來調集及招募  
主客官兵不下十萬餘月支糧銀不下十五  
萬餘兩而各將官下招募家丁安家布花之  
費不與焉東事一日早完則可省一日之轉  
輸東事一日未完則須滿一日之儲備經臣  
方略已定布置已周而無柰去冬雪大寒威

善通石書 卷之十五 四十一  
異常是以遷延至今又川兵杳無音耗而浙  
兵逗遛不進援兵未齊人懷觀望誓師之期  
與凱旋之日職尚未敢預定職所知者有餉  
銀之當多補及本色草豆之當厚集而已矣  
今餉銀在庫者七萬四百兩續到南京十五  
萬除密雲寧遠各留二萬廣寧留三萬到遼  
陽者八萬耳合之庫貯銀七萬有奇并主事  
張三傑委官傅良弼領解未到銀二十萬僅  
足正月二月之用此後續差何官令解何項



銀兩如各衙門那湊已盡各省加派地畝銀  
未到戶部當蚤爲那解接濟若待援兵脫巾  
而後圖之噬臍何及至本色草豆尤宜多蓄  
職未出都門時已屢言于計臣且具疏入告  
矣自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入遼境受事無日  
不檄行各道上緊催運公牒私牘紛如雨下  
而依期早完者尚寥寥也緣去年八九月間  
援軍到者無多糧草猶賤各軍俱顧目前之  
便不願領本色以致各道因循耽延至于今

日完者尚未及半且有銀尚未發者當議買  
本色之時銀一分買草三束今每束價銀一  
分五釐矣豆一斗銀四分五釐今踴至一錢  
五分矣其在開原道倍爲騰貴夫不上緊收  
買于易買之時而倉卒于騰貴之際雖各道  
皆稱賢而事機蹉跎大費周張職不能無尤  
焉經略遺書于職有云各道奉行不力者似  
視不肖猶不若五日之京兆也嗟乎經略事  
權在手任事將及朞年而猶云然何況職衙

門原係裁減職官原係經略帶管之官東事  
旦暮告竣卽當卸擔經略亟圖抽身者哉但  
督餉大臣未蒙允用職誼無可推諉晝夜拮  
据憂心如焚若不及今蚤言後雖治職溺職  
之罪亦無益矣伏乞

皇上俯念進剿在邇糧餉不繼速

勅下戶部多爲湊解無致匱乏致生他變再乞

天語嚴勅各道無得泄泄從事儻悞軍機罪有所  
歸職一腔苦衷惟知實心任事以報朝廷他

非所計矣

戶科叅看得遼左糜餉月以萬計太倉若洗不  
得已爲撥括爲那借爲加派計無復之耳那  
借者尚有工部與太僕未解銀四十萬見奉  
嚴旨自當速發無容復贅若加派一項百未解一  
卽搜括各款開有未盡解者更有漫然不應  
如雲南一省者蓋措處若斯之難也處之難  
自不得糜之易况用兵之期已及所望該鎮  
備儲芻餉令士飽馬騰一鼓而奏犁庭掃穴

之烈何啻饑渴孰意有先時失戒臨事倉皇  
如守巡各道者乎據撫院疏稱合用行糧草  
豆經略先已檄行守巡海蓋開原四道及新  
餉司從長計議各照議定前項米豆草束之  
數九月起趨時召買迄今五閱月非漫令致  
期者比矣及總計之完未及半且有未及十  
分之一者更有三萬一千餘兩未經發買者  
預備芻餉已不啻三令五申矣柰何填耳不  
聞敢于泄泄也豈士馬可以枵腹而充陣耶

今開原且稱草豆尋買不出哀號撒價迫之  
有掉臂而走耳當召買之初價值既省居積  
亦易今草已四倍之豆亦兩倍之矣增價買  
之已屬非計脫果如遮道之語春種俱絕糊  
口無粒將安有神輸鬼運之術哉未能綢繆  
于未雨何能取辦于臨時事窮勢迫不知其  
所終矣聞薊鎮擬運三分之一于山海永平  
誠不堪重困或量益其值使不虧累亦不妨  
與薊共效纓冠之誼也若登萊海運雖開單

運草虞其飄泊有謂宜豆草並運者有謂或  
召商販買彼知價騰或趨之如鶩者亦可以  
備不時之需也此皆不得已而爲之設處之  
計何如先期而圖者費省而事逸乎各道業  
已身肩任事何得玩愒周章應勒限督催務  
使糗糧芻料及時而濟萬一不敷致悞軍機  
悔無及矣經略奉命征討彈壓屬僚自是職  
掌乃自比于五日之京兆其何以作士氣而  
褫虜魄乎均應

勅下嚴旨申飭毋容以姑息長怠玩之風也抄出

酌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旨, 申, 飭, 毋, 容, 以, 姑, 息, 長, 怠, 玩, 之, 風, 也, 抄, 出, 酌, 之]*